

黄河以东，太行以西，有一片大山大河塑造的土地，古人唤作河东，今天，它叫山西。

如果把山西的古今地图重叠，你会发现，原来苏轼的名句“持节云中，何日遣冯唐”，“云中”就是今天的大同，多美的名字啊；金庸武侠世界里的风陵渡、雁门关、分别据守山西的一南一北；“苏三离了洪洞县”“身骑白马走三关”，唱的正是山西的地名！

山西的版图上，不仅能看到山河形胜，还能望见古今一代代人闯荡奔突的故事。晋南的地名里，分明写着华夏先民的初生与创造；晋中，看龙城如何威震中原；晋北，烽火硝烟曾彻夜不息，将士、商人和移民，念叨的是同样的名字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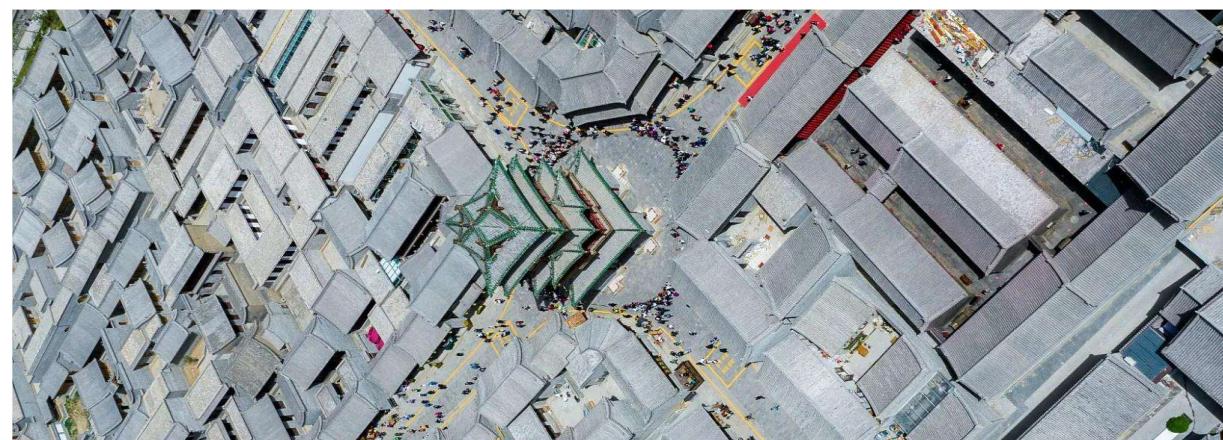
“壶口”之名，最早见于《尚书·禹贡》中对大禹治水的记载。



长城，是山西的北部屏障。

文娱新闻

太原晚报



太原古县城。

山西人真会给家乡起名字

一个陕西人和一个河北人，分别从西面和东面望去，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——黄河对岸，陕西人眼里的山西是“在水一方”，隔着太行，河北人眼里的山西却高得像“天空之城”。

巍峨的太行融进山西的地名，就有了西麓晋中的太谷区，即“太行山谷”之意；太岳山，源于霍太山，形容主脉霍山之高大；黄河险要处的河津市，就是“大河要津”之意；河曲县，身旁正是蜿蜒的黄河九曲。

太行与黄河之间，是汾河、吕梁山及其他众多山河，“表里山河”这个词，在山西的地名里被演绎到极致。

太行山往西，一系列狭长的河谷走廊从南到北排列，另一侧，是同样磅礴千里、起伏不息的吕梁山脉。吕梁山，在一些地理志

书里也被称为“骨脊山”，虽然比不得太行担“天下之脊”，但也如巨兽横卧，背脊拱起，称“吕梁”合适不过。

在山西，山地丘陵占总面积的80%，河谷盆地只占到20%。

既然多山，那就用形象的说法概括山的模样：城于山麓，群山环绕而拱之，就叫“繁峙”；群山如垣，地处黄河九曲之一，就叫“垣曲”；周围环山，中间是平地，就叫高平；北有龙首山，南有雁门山，两山南北相呼应，就叫“应县”，这下知道为什么“应”读四声了吧。

也可以用比喻，来概括山的特征：盂县，周围环山，中间是低地，状如盂；壶关，群峰环合，宛若一壶；翼城，山形如鸟抒其翼。

山峦之间，盆地平原又是何等开阔，那就用夸张的修辞来表

达赞美：太原是一例，还有长治的古称——上党。地处太行之畔，平原海拔近千米，似乎“与天为党”，苏东坡就曾说：“飞狐上党天下脊，半掩落日先黄昏”。

两山夹一水的地形，古人叫做龙门。浩荡河水流经山间狭窄通道，波涛汹涌激荡，气势难挡，真如潜龙出江。山西、陕西、河南都有叫龙门，晋陕交界处的龙门，是传说中大禹治水最出名的地方。“龙门三激浪，平地一声雷”，大禹历经艰辛开凿龙门，此后河流通畅，田地复出，百姓安居乐业。

没错，山西的地名里不仅有充满想象的山水地势，还有远古的神话传说，以及最早的华夏故事。大河大山圈出四四方方一片天地，像是造物者留心设计，注定激荡不凡。

华夏文明的“主题公园”

不知是巧合还是必然，晋南、晋中、晋北三块区域，各自重点上演了不同的华夏故事。这些故事，也一一凝聚在古今地名里。

有人说，行走晋西南，每一步下面都是深厚的历史土壤。女娲、炎帝、黄帝、蚩尤、尧、舜、禹等，你能想到的华夏早期传说人物，史载活动中心就在这里。汾河之畔的临汾，古称平阳，是传说的尧都；永济市古称蒲坂，这里是舜都；夏县，地如其名，这里传说是中国夏朝建立者大禹的都城。

临汾市发掘的陶寺遗址，初具国家和礼制雏形，有学者认为这里是夏早期的都城夏墟，还有人说早于夏，极有可能是尧的都城，是最早的“中国”。从遗址可以看出，古老的历法在这里确定、最早的水井得以普及应用、农耕文明飞速发展，先民们安居乐业……

由晋南向北，远古传说退隐，这里上演的是轰轰烈烈的，春秋战国诸侯争霸的故事。

祁县，因曾是春秋时期，晋国大夫祁奚的封地祁邑而得名；襄垣县，则是由晋国大夫、赵国的创

始人赵襄子所筑。介休市，晋国人介子推隐居绵山，最后死在这里。这位晋国贤臣，因“割股奉君”，“隐居不言禄”的壮举为世人怀念，寒食节正是为纪念他而来。

春秋末期，晋国正卿赵鞅（赵简子）在地势险要的汾河谷地，晋水北侧修建城池，取名晋阳。作为赵国初都近三十年，山西地区的政治中心开始从晋南转移到晋中。到了秦朝置太原郡，再到汉武帝时置并州，州治晋阳成了名副其实的“山西之心”，承载的是今日太原之最为辉煌的“前世”。

除了李渊、李世民父子，晋阳还因走出了晋文公、赵武灵王等霸主，出过多个皇帝，所以被视为龙潜之地，得“龙城”称号。

既然有龙城，那么有没有凤城呢？还真有，榆次的别名就是“凤城”，《榆次县志》记载，“晋武帝时，凤凰集于（榆次）境”，正好与龙城太原遥相呼应，形成“龙凤呈祥”，所以有了这个别称。

离开晋南晋中，到山西的最北边，数千年未，这里唱响的是中国历史铁与血、战与和之歌，书写

的是草原与中原文化碰撞融合的史诗。

山西最大的地级市——忻州，以治北要塞“忻口”而得名。相传西汉初年，汉高祖从平城脱险，解除白登之围，“还军至此，六军欣然”，因为“欣”通“忻”，所以衍生出忻口之名。南襟中原、北控大漠，忻州自古还有“晋北锁钥”之称。

北通大漠的雁门关，曾发生过167次大的战役，最有名的就是北宋杨家将与辽人的拉锯战事；太行深处，出入河北的娘子关，唐初纷乱中，李渊之女平阳公主率娘子军在此守卫，因此得名；平型关，因抗日战争中的第一场大胜仗足以名垂青史。

当然，晋北最值得说道的地名正是大同。追溯历史，这个地名最早源于唐朝的大同军，而大同军又是以当地一条叫大同川的河而得名。开元年间，大同军迁移到云州，便有了大同军城，与云州城并称。到了辽代，大同府设立，“大同”便从军名华丽转变为地名，自此沿用不改。

藏着中国人的“老家”

说起明清时代的山西，除了商旅，可能就是移民了。

明朝初年，山西兵乱荒疫很少，人丁兴旺，人口比河北、河南两省人口加起来还多，所以明朝政府组织山西大规模向外移民。走出去的山西人遍布18个省份，这些移民的后代，又辗转迁徙南方各地和海外，数百年来，早已遍布世界各地。

洪洞县、大槐树，早已成为华人寻根的代名词。“洪洞”二字，本来是大水与急流，汾河之畔，这里的人群曾也在四处“奔流”着。“问我祖先在何处？山西洪洞大槐树；祖先故居叫什么，大槐树下老鹳窝”……

山西移民到新的地方定居

后，由于怀念故土，往往会给故乡之名命名新家。所以在地图上，可以找到很多不在山西的山西地名。比如在北京大兴区和顺义区，移民到达之后，也带来了稷山营、夏县营、忻州营、长子营等地名至今留存，默默诉说着那段千里奔波的艰辛历史。

到了清末民初，山西由于人多地少、战乱饥荒，无数农人背井离乡，去外地谋生，称为“走西口”。如今普遍认为狭义的“西口”，就是山西北部的杀虎口，与河北张家口并称塞北两大口。出太原向北，要渡过汾河、滹沱河、桑干河，摆渡的渡口上总能看到依依不舍的家人和恋人：“哥哥你

走西口，小妹妹我实在难留，手拉着哥哥的手，送哥送到大门口。”

六百年间大规模的迁移，山西人遍布中国各地，有句话说，“麻雀飞到的地方就有山西人，麻雀飞不到的地方也有山西人”，一声“老醯儿”唤将出去，定居他乡的后代还能听懂么？许多人回家了，更多人没有回去，大槐树的子孙，可能就在你我身边。

这就是山西地名的故事。有大山大河之形胜，有帝王将相之传奇，也见证了一代代平凡人的悲欢离合。这块方形的“记忆盒”尘封太久，可一旦打开，仍然照耀着古今四方。

据地道风物微信公众号